



那是國中時的事情，少年還沒離開日本的時候。  
他也曾經有過戀愛，即使很短，那也足以稱之為戀。  
以你為名的季節，還是依舊得存在於心中。

——喜歡。

但是這句話已經再也說不出口了。  
已經離開你了，兩人已經分別。  
這是現在的狀況。

——  
相宮春久是個怪人，這是當時在學校，多數人都認同的一件事情。  
幾乎都戴著耳塞式耳機，然後埋頭在自己的世界裡畫著什麼，又常常突然拿出所謂的人偶和操線板。  
就連社團也是所謂的回家社，根本沒人知道他這人到底是怎樣。  
他一點都不在意。  
他只是做著自己的事情，也沒因此遭受到排擠，三年來都是如此，他也不怎麼在意。  
不怎麼……

「痛！你拔掉我耳機做什麼？」

「還不是你一直在聽歌！你可不可以偶而注意周遭！」

少年有時候不太理解自己青梅竹馬，這位青梅的想法。  
就連她剛剛所說的話，他也是一臉茫然。

他跟對方從小就在一起，所以個性基本上是了解的。

她很活潑、他很安靜。

她很活躍、他很邊緣。

基本上都是相反的兩人。

他也無法理解對方，為什麼會突然，又開始對自己說著一堆話語。

還戴著一耳的耳機，傳入耳中的純音樂，掩蓋住少女說的一些話。

他點頭表示有聽進去，在最後少女沉默，他才把一直沒有說的話，才打算說出口。

「我之後，要去蘇格蘭。」

「……咦？」

「升學那年的秋天或是冬天就要過去了，大概。」

少女聽到這些，在少年說著要到家了，明天見這句話之前。

傳入他耳中的少女所言的話，卻是讓他呆愣著。

連明明都還再播放著的樂曲，這時卻因為腦袋陷入空白，然後誤以為已經按下了暫停鍵。

音樂實際上還在播放著啊。

「那麼，我只好在現在跟你說了，我喜歡你，所以請跟我交往吧。」

「……我？」

「嗯，因為春久你這人都很專注自我，所以根本不知道有人會喜歡你吧。」

完全無法反駁眼前的少女，對方卻只是露出往常的笑容。

「我不介意你之後回喔，但期限是明天早上。」

「太快了。」

「別忘了，我只對女孩子寬容！」

少年聽到少女的話毫不猶豫白眼，啊的確，對方就是個女性主義者沒錯。

為什麼會喜歡上自己完全無法理解。

「……你啊，雖然看似比較像秋天或冬天，但跟你熟識就知道了，你真的是所謂的春。」

其實，自己真的一點都不符合春啊，也是有自覺的。

最後他看著少女突然跑起，然後也只好跟著，就看著少女奔跑進了家門。

而他最後也回去了自己的家，然後不斷的思考著自己的想法。

喜歡還是不喜歡，他無法釐清自己的想法。

在房裡時她傳給了他一封訊息，他只是靜靜的看著。

她的活潑給過自己力量，她的存在的確現在還無法消失。

這樣子，如果能稱之為喜歡的話，那麼——

『呐、交往吧。』這是在這日，他傳給對方最後的訊息。